

詩

經

說

約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二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泰訂

爲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賦也、爲、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事見豳風、居、安、康、寧也、場、疆、田畔也、積、露積也、餼、食糧、糗也、無底曰橐、輯、和、戚、倉、揚、斂、方、始也、○舊說召康公以成王持莊、政、雷、成、以、民、事、故、採、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真在西戎、不敢寧居。

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襄其饒糧思以輯和其民  
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祿行而遷都  
於幽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

毛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

鄭箋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于廬  
也戈句予戣也

蘇傳后稷始封於邠傳於不窋而失其官舜於戎狄之間再世  
不顯其孫公劉復脩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  
王

嚴緝遷國安民。非篤厚者不能。

大全釋文曰。王肅云。公號劉名。尚書傳。公爵劉名。○孔氏曰。后稷生不密。不密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董氏曰。疆者田之大界。場是小界。今之小田。塍也。塍音承。○華谷嚴氏曰。餼。乾食糧。米食。○孔氏曰。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臨川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黃氏曰。言公劉者。蓋以乃祖乃父之事。乃人之所素信也。七月之詩。必以后稷公劉為戒。無逸之書。

必以大王王季文王為說，善遠戒於君者皆如是也。○壘山謝氏曰：周人以忠厚為家法，此詩六章皆曰：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言公劉之厚，子孫不可忘也。○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公劉能足食足兵，然後遷幽之事。夫公劉失職而自竄於西戎，同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是宜其匪居匪康也。思輯用老者，乃其匪居匪康之效驗也。其遷都也，經理之勤，積累之久，糧糧兵器之備，如此，則公劉之厚於民可知矣。其後武公之治，內治外宣，王之內脩外攘，皆同此一轍耳。○黃氏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洽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其篤於為民之

心可見矣。孟子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老有裹糧也。然後可以方啓行。然後可三字，可見公劉之心。

古義按邠在今武功縣。邠在今邠州，皆屬陝西。西安府相去百餘里。然自不窋已自窋於戎翟之間，不居邠矣。程泰之謂慶州南三里有不窋城是也。是則公劉遷豳乃自不窋城遷，非自邠遷也。積，說文云聚也。朱子云露積也。按露積之米曰廩，亦田篇所謂曾孫之廩如坻如京是也。倉，說文云穀藏也。史記云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陳啓泰云：西夷當黃河之曲，土地肥美宜稻，蓋黃河在天下皆害，而在河兩側

補積倉固然耳。

麟按積露積者。恐似今之露天囤。以藏穀米。與倉正同。彼曾孫之。庚自稽禾稼。未收入者。故下言求倉處之。求車載之。為楚時也。大全引嚴曰。糧米食。然詩緝本自作食米。緝錄又曰。饑乾食糧。乾食。孟子集注。餼乾糧。則糧即乾糧也。此訓饑食糧。糧則食即饑也。饑。熟米麥亦乾糧也。集傳行。叶戶郎反。古義陽韻。○馬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燠。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賦也。胥。相也。庶。繁。謂居之者衆也。順。安。宣。編也。言居之編也。無

永歎得其所。不思舊也。嶽山頂也。舟帶也。鞞刀鞘也。琫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與。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而帶此劍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知是之佩服。而親知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歟。

嚴緝黃氏曰。詩人之情。其惡是人也。必言其車馬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不足以稱之。其喜是人也。亦必言其車馬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足以稱之。

疏義於胥斯原。是總言之。陟嶽降原。又詳言之。



麟按集傳。歟。魚軒反。與原繁。宣歎原一。叶舟之遙反。與遙刀一。  
叶瑤說文云。玉之美者。季云瑤亦玉。但光之搖動者。則為瑤耳。  
此見古義。據韋珠有秘解。珠為韋之上飾。而此云刀飾。又稍異。  
容刀容飾之刀。本孔疏古義云。刀無受飾之處。或指其柄也。

○萬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  
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賦也。溇。大觀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丘而衆居也。董氏  
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也。時是也。  
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此專言

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親於京，於是為之居室，於是虛其賓旅，於是言其所言於

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

孔疏上既相地居民，此又言相立都邑。

崔緝疏曰：言言謂一人自言，蘇氏曰：施教令，疏曰：語語謂兩人相對，蘇氏曰：議政事。

疏義高立而衆居，諸本作高山而衆居，山字誤。

大全董氏曰：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州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雒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舊晉云

新絳故絳也。○安成劉氏曰：雒邑亦謂之雒陽，正京師之意。○  
廬陵彭氏曰：公劉營邑於邠，亦是人煙繁盛之地，故曰京師之  
野。蓋山川盤結，風氣所萃，亦一都會也。○王氏曰：上章先定民  
居，而此章乃相宇，亦厚於民故也。  
通解為之居室，則攸濟攸寧在其中矣。為之廬旅，則送往迎來  
有其所矣。

講意四于時俱指京師之野言。正營度時也。非已然事。註中無  
不於斯焉。又是總申四個于時字。言言語語俱指其處。亦不但  
謂言語。

麟按遊彼等須看得與上章有別上雖始言相土實已定都屋  
民此難言營度邑居實是專指度其可為宮室者言之也下章  
則又是宮室落成時事耳此宮室只就公劉所自營之宮室言  
四項頗冠冕處蘇呂巖俱作以居居民疏義又兼上下俱不  
是上章注曰庶繁居之衆順宜居之編則固久矣民非露處矣  
遊彼云云者原惟廣故必周洙而後可編覽之京惟高故必登  
其尤高者而後可遠視之一相其包絡一審其拱峙也百泉巖  
曰衆水也今地理家言衆水所聚為得水也魯氏據杜祐云百  
泉在漢為朝那縣在唐為百泉縣當是其地四詩百泉而得名

獨因杜詩不夜月臨關。後人遂置不夜關。平涼古義引廣輿記云平涼府涇州有泉眼百餘。大旱不竭。即百泉也。則又非沈括衆泉之謂。集傳京居良反與。岡叶野上與反。與處旅語叶。○在唐為百泉縣。名物疏又云。隋改為百泉縣。唐曰之然。今平涼亦無此縣。處處向懷葛文亦主堂以淮政廢以安身說。

○萬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伴廷伴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乾。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賦也。依安也。踰踰濟濟。羣臣有或儀貌。伴使也。使人為之。既登几也。登登道也。依依几也。曹羣牧之處也。以豕為牲。酌乾為爵。

儉以質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為主也。  
○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為之君  
為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既饗燕而定烜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  
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喜事相頌。莫統戎  
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遠民。即其事也。  
疏義曲禮。凡行客。大夫濟濟。士益益。注。濟濟。借備齊一之貌。  
務。翔舉舒揚之貌。

大全安成劉氏曰。二休字義不同。○廬陵羅氏曰。宮室既成而  
祭之曰落。在氏傳。禘與諸侯落之。○東子曰。東萊以為揚尸立

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創自為君宗。再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覓及立宗事也。

通解于京斯休。見非復前日陟降。營度之勞。意故落祭於成室。之後。舉燕於畢祭之時。同姓異姓。踏踏濟濟。成在也。儉貨分貼。豕飽不妨。然亦不可講太涼薄。有礙落成盛事。君宗道是有。所統攝之意。而以同異姓為別。享燕。無此難於亂也。

六帖勞羣臣者。勞其經國安民之功也。則是落成之燕。亦為民而設。凡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久。階陛森嚴。君臣之分。不患不明。特患廉遠堂高。九閣萬里。上德下情。不相諳悉。故燕

飲之設。主於導和。初業之君。與其臣披蒸。斬棘。沐雨。栴風。素朝。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惠不通。特惠分義。未明。粗率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故燕飲之設。主於辨分。周之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詩獨言君之宗之時。各有所重也。

說通。執承用。絕物力未豐。自應如此。無訓儉質意。但後人則不可不思其儉質。

麟按。兩依字集傳俱作。豈反。與濟几叶。曹宰乾叶。末兩之字叶。六帖云。末二句獨韻。收集傳無說。說義大全。與曹詩世掌古義。



則俱云就之為額也。○子常曰：君宗猶位次。云爾。即飲食一套。○事。○詩通者：羣牧之所，寧者，曹之一處，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四之字，皆指臣言。

○萬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賦也。溥，廣也。言其萋夷，墜辟土地，既廣而且長也。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三單，未詳。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

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修之耳。山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興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孔疏言厚。亦公劉之為君。初至於幽。既廣其東西。既長其南北。既以日影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視其陰陽。觀其流泉。知天氣宜其禾黍地利。足以生物。乃居處。六民焉。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順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山南為陽。山北為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刺異。故相之也。相寒暖。視漫潤。欲民擇所宜而種之。遂浸潤而耕之也。地官小司徒云。凡起

徒後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剩丁也。今言其軍三  
軍。則是軍而無剩也。言度其隙原。是度量土地。使民耕之也。下  
即云徹田為糧。是徹取此隙原所收之米。以為軍國之糧也。  
徹。緝。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丁。夫。適。滿。三  
軍。之。數。唯。單。而。已。無。羨。卒。也。又。於。是。度。其。隙。田。原。田。之。多。少。以  
什一之徹法。取於民。以為糧食。地利。肥。磽。不。同。故。必。度。之。而。後  
可以制賦。三軍。惟。單。賦。法。以。徹。兵。食。皆。不。病。民。厚。之。至。也。  
大。全。問。以。孟。子。考。之。只。曰。八。政。皆。私。百。執。同。養。公。田。又。公。羊。云。  
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恐。未。必。是。計。畝。而。分。朱。子。

曰亦不可詳知。但因雒陽議論中通微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新安王氏曰。大國三軍之法以治兵。敵田什一之法以儲粟。周家軍制敵法皆起於此。○廬陵羅氏曰。山西夕始得陽。故曰夕陽。○安成劉氏曰。觀其流泉以上言耕土宜也。其軍三軍以下言定賦稅也。而以邠居兗荒一語贊其盛也。

通解。岡者制田。隨高下之勢。故登高以望也。景岡相觀。雖皆就田。言然須各為一事。

六帖。肯綮云。景者審其方面。使田畝有一定之向。岡者察其形。

勢使田畝得高下之宜。

說通其軍三軍當是重本息民止立三軍而不起家之副丁如後世耳。

麟按此章五其皆指幽地言非懸空字。通力合作如今吳中之盤工亦遺意也。但通力合作而不計畝均分則時有後先力有勤惰爭與倫勢猶有不免不知蕪陽何以復有搖動之說。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鐵止基迺理爰稂爰有夾其皇潤迺其過湖止旅迺密芮鞠之即。

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鐵止居基定也。

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遯鄉也。皇過二澗名。為水名。出  
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內鞠水外也。○此章又總敘其  
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為舟。以來往取厲。取  
鍛而成宮室。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  
其居。有夾澗者。有遯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據即為鞠  
而居之。而為地。日以廣矣。

孔疏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奕曰。直橫渡也。然則水以流為順。  
橫渡則絕其流。故為亂。大率民以南門為正。此蒼皇澗。縱在兩  
傍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而為之。

大全東萊呂氏曰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璣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起於此矣

麟按館亂鍛古義翰韻有集傳叶羽已反理有絃讀下則澗與澗叶密與即叶也澗與澗叶與第三章之與之叶一例○此詩惟第一章與第五章俱通章一叶第二章二換韻第三第四章各三換韻第六章四換韻俱可依此轉折作裁

公劉六章章十句

大全永嘉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河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饘饠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與也。河遠也。行潦流潦也。饘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饠酒食也。君子指王也。○舊說以為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饘饠况豈弟之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孔疏言使人遠往酌取彼道上流潦之水置之於大甕而來待其清澄又可挹彼大甕之水注之此小甕之中以灌沃米饘以



為饌之酒食。○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曰  
流潦。

流○義○此○以○小○物○之○功○用○與○大○德○之○功○用○明○人○君○不○可○無○豈○弟○之  
德也。○注引傳曰：表記語又曰：大學語俱禮記文。

大全慶源輔氏曰：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  
資之意。故以興下兩句，豈以強教之故，有父之尊，弟以悅安之  
故，有母之親，此以成民之才而言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  
惡之，此以體民之心而言也。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  
能盡教育之道矣。此其所以為民之父母也。

通解豈弟以德言。就君子身上說。二傳所言是就事上說。有是德方有是事。

說通興意可以最有味。挹彼注茲亦有意。以行潦之水。挹彼注此。尚無不可。豈豈弟君子而非民之父母乎。平淡美之正所以戒之也。

麟按集傳。餽叶昌里反。毋叶滿彼反。餽。凡以醜作飯。今猶用之。吾吳俗以鍋故概未聞。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盥。豈弟君子。民之攸歸。與也。濯。縣也。

蘇傳要所以盛酒

通解歸與如窮民無所歸之歸同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暨

與也漑亦滌也暨息也

古義季云可以濯漑則無物不可濯

麟按集傳漑叶古氣反

洞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此詩舊說

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序以發端也。

疏義成王歌之。召公矢其音以和之。自此以下皆公所矢之音也。

大金慶源輔氏曰。此是賦體。皆言其實。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召公從成王來游於卷阿之上。時有飄風自南而來。成王樂而歌之。故公因陳此詩以為戒。○豐城朱氏曰。天下之可樂者莫如秦和盛治之時。而所可慮者亦莫如秦和盛治之時。曷為其可

樂而又可慮也。蓋泰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以庶類則得其所，且誠可樂也。然治極而不戒，則亂亦於此乎起。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治可保其常不亂乎。此其所可慮也。夫惟慮於極治之時，此有虞所以有皋陶之廢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

**麟按**集傳南亦叶尼心反。還二句截。雖阿又與歌叶為隔句韻。然可不拘。

○伴矣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伴爾彌爾性。似公先商矣。賦也。伴矣，優游，閒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

首終也。○言爾既伴矣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歌勸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疏義言先公則先王在其中故傳以先君代先公字。

大全東萊呂氏曰。國家閒暇。君臣游衍。可謂伴矣。而優游矣。所顯乎成王者。惟終其性。似先公之善終而已。伴爾者。祝辭也。祝之所以戒之也。○黃氏曰。漢文之時。賈誼為之痛哭流涕。如禍患之迫乎其後。誼之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優游不馳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於此。則一不之信。然後知康公

之或君其言亦有法也。○豐城朱氏曰：伴英以游，優游以休，則是當閑暇之時，享和平之福，此其已然者也。又當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則所以保之於無窮也。成王以待盈守成之主，而欲似先公之善始善終，則所以致此者必有其道矣。此所以廣王心而發勤之也。

○爾土字版章亦孔之厚矣。宜第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賦也。版章，大明也。或曰：版，當為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字版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呂記：天子者百神之主也。

六帖收章者、幾句要荒、俾然大明、車書一統、無侵陵紊亂之意、  
厚者、基固鞏固、不震不騰也、

古義周昌年云、主字內便有常字意、凡不常者、只如過客一般、  
不得為主、

麟按集傳厚、叶根、口下、主二反、主、叶當、口腫、庚二反、各以一、字、  
相就而無定說、魯詩世學、厚、叶節、主、切、

爾受命長矣、第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賦也、第、祿、皆福也、常常享之也、

講意受命二句、一先、第、程文云、春秋鼎成、紹相錄於后、履之聲、



紀大統既集。守成業於文武之相承。此語佳。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賦也。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真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修。而四方以為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

麟按呂氏說亦偶就孝德立論如此。不必謂有意不主四項。如

疏義說

○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賦也。顯顯印印、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為綱矣。

蘇傳遠之則有令聞。近之則有令望。

疏義顯印見於外者、圭璋存諸內者、

大金慶源輔氏曰、四方為綱、四方以為綱領也、

古義上章為則、以德言、此為綱、以位言、

麟接令聞令望。細注雖與上作四項說。然是三句勿亂。令望望字平聲。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鸛鳴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與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翩翩羽聲也。鄭氏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爲喻。理或然也。鸛鳴衆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翩翩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鸛鳴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虎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

疏義禽鳥之性。必欲得所止。賢者之心。必欲致於用。苟得見用。則隨所使令。而皆一心媚愛於天子矣。下章之意類此。○上兩章重在得賢。以自輔。此與下章則言賢者集於王。朝如此。其多是馮異孝德之至。具有而足。供使令矣。故曰使曰命。再三致意。而與以引以異相應也。

六帖維字承多字來。隨所用。而皆能盡職也。言外即見王不能使不能命。則無如耳。

古義鳳凰。毛傳云。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爾雅云。鷕。鳳。其雌。鳳。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詩義疏云。鳳在天。

為朱雀。陸佃云：鳳鳥之美者，能若其類而知時，雌則美而不大，按京房易傳謂鳳凰高丈二，而郭璞則云高六尺許，豈亦雌雄之異與？又竹書紀成王十八年，鳳凰見，沈約注及古樂府皆言成王時鳳凰翔舞於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凰翔兮於冀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今民以寧，今按操辭固疑假託，然觀書周公留君真篇曰：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考指召公鳴鳥指鳳也，則前此召公來求去之時，鳳固嘗至矣。

○鳳凰于飛，翔翔其羽，亦傳于天，鴛鴦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

庶人

與也。婦于庶人。順愛於民也。

疏義下集所止。上於天。禽鳥之性也。上愛天子。下愛庶人。賢士之心也。然不見用。則其心不得以自效。是使之命之。有望於成王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維君子使。維君子命。謂委質於君。一聽其使令也。婦于天子。則見賢者無勉强不得已之意。婦于庶人。則見賢者有維持浹洽之德。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萋。維靡有常。

此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木曰朝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莽莽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雖雖皆皆。鳳凰鳴之和也。

孔疏山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也。○梧桐一木。嚴緝于彼朝陽。曹氏曰向陽而易茂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高岡之鳳凰者高世之駭才也。朝陽之梧桐者治朝之賢君也。○段氏曰劉氏云惟其梧桐莽莽萋萋。是以鳳皇雖雖皆皆由此觀之。則君臣感會之機可想矣。

古義邵博云梧桐百鳥不敢棲止。隨鳳皇也。古語云爾。總之果

然。

麟按集傳皆叶居吳反。山之東曰朝陽。與公劉注山西曰夕陽對皆以地言也。○子常曰。恭莫喻君德。不即喻禮賢與下典意各別。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夫詩不多。維以送歌。賦也。承上章之興也。恭恭翼翼則難難皆皆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送歌蓋繼王之恭而送歌之猶書所謂齊歌也。○大金龍舒王氏曰。此詩非不多也。召公以為不多者。愛君之心。



無已也。

麟按集傳。馳。叶唐何反。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設緝康公三詩。皆作於成王將浚政之初。公則洞酌。皆直陳之辭。唯卷阿完轉反覆。使人再三歌詠。而後悟。蓋其深意所寫。實在此篇也。

疏意此詩之要在於用賢。用賢輔德。則為綱。為則。乃其自然而伴。與優游。可保於無窮矣。今日之賢士如此。其多吾君之車馬如此。其感則招延禮待。以引以翼者。王之所當

致意也。

麟按竹書紀年又云成王遊於卷阿。在周公治成之後。三

十三年。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戎  
邊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通。以定我王。

賦也。汔。幾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  
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謹。敎東之意。憯。曾也。明天之明命也。  
柔。安也。能。順習也。○序說以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  
之。乃同利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

意亦可見矣。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雖無良之人，將  
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縱覓隨，則無良之人  
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通，而王室定矣。穆公名虎，  
康公之後，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

嚴緝朱氏以此詩乃同列相戒之辭，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  
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此說是也。詩言以定我王，又言以為  
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皆語同列之辭。以詩之辭戒同列，所以刺  
王也。○今日無良不善也。○詩記曰：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  
而遏寇虐也。○權位尊重者，往往樂軟熟而憚正直，故詭隨之

人得肆其志。是居上位者。假之為患也。今戒用事者。無能此。範  
隨則可以謹防。無良之人。用道止其寇虐。  
疏義。惜不畏明言。不畏正理。而無忌憚也。順習者。刺服之。  
教化之意。此詩大旨。在於道小人。範隨無良寇虐。無畏皆以  
言其心術之不一也。後言慘怛罔極。醜厲遺孽之類。亦以極其  
形容耳。

輯錄馮氏曰。諸夏。諸侯之稱。夏。大也。中國曰夏。大之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詩人指京師為中國。故三章又曰。惠此京師。  
謂之中者。以其在諸夏之中也。華谷嚴氏曰。範隨者。心知其

非而懷詐以從。此奸人也。書所謂面從。孟子所謂面說也。○東  
萊呂氏曰。一言而喪邦。曰不言而莫予違。則範隨之人。故慶邦  
家之人也。○九降蔡氏曰。柔者寬而撫之也。詠者擾而習之也。  
遠近之勢如此。○慶源輔氏曰。柔遠能通。與惠比中國。以綏四  
方。二句相應。○濮氏曰。每章首言民今勞弊。可少休息。京師者  
諸夏之本。欲安四方之民。當自恤京師始。○廬陵晁氏曰。民勞  
甚矣。未能遽望其太平也。但庶幾小康耳。故教以惠中國。而綏  
四方。然所以惠綏者。豈有他哉。其本在朝廷之上。毋使小人亂  
政。則柔遠能通。而我王定矣。書言柔遠能通。而必曰難任人。詩

言柔遠能通而必曰謹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

通解此詩所戒蓋在王左右而達且長焉者也。觀其詞顧若不  
知其惡而忠告焉。蓋詩人之忠厚如此。○詭隨無良。寇虐不畏。  
是一樣人。蘇氏注串說。下面着兩箇人字。乃語勢使然。非以為  
是兩樣人也。大抵小人千態萬狀。不可方物。總是這樣人做出。  
柔遠能通。乃舜責成十二牧之語。遠則恩澤難及。故須寬而撫  
之。如牧鷄然。待其自歸可也。近則慈惠易徧。故擾而習之。期於  
必效。如牧羊然。得以馴擾而通其性也。此則小人既過之後。細  
用安民之功。處非謂小人去而遠者自柔。近者自蘇。九民為邦。

本故無遠能通。乃可以定我王二句。相承着力說。  
講盡全詩。俱以安民為主。觀每章首皆以民勞為言。則知相戒  
之意在於安民也。且觀蕩及秦柔。則知當時民之勞者。只為寇  
虐在位。梧克取斂。及征役不息之類耳。安民只在過小人。故每  
章又以無縱。統隨式過。寇虐為言也。統隨之實。則無良也。其統  
於君。則統隨也。加於民。則寇虐也。然不曰無縱無良。而必曰無  
縱。統隨者。是小人欲虐乎民。必須竊君權勢。欲竊君權勢。必先  
妄從於君。則妄從於君者。小人虐民之根抵也。必當如何。而  
為無縱。要在開導乎君。觀賢遠佞。維持正道而已。

六帖能如相能之能。○謹者使之簡束而自肅。過者使之遜縮而自止。

說通曰。可見惟此時為可。他日將不可及矣。注沆幾也。曰沆曰小。皆不敢過望之詞。屢言中國知小人用事。濁亂在朝廷也。惜不畏明。繫頂上句。謂過此。愈虐小民。不畏明命之人。曰柔遠能通。以定我王。則當日之不定可知也。

古義頌師古云。言人勞已久。至此可以小安。逮之。縱說文云。緩也。視若不介意之謂。諛詐隨從也。萬時華云。通章無解詭隨句。最重。故章章有之。小人禍國。只是一味說隨。大氏居高位者多。



喜軟。誠惡剛。方小人欲違其身。亦必未命先唯。未令先諾。陽順其意。陰匿其奸。人主不察而信之。於是送其無良之志。肆其恠愾之口。窮其罔極之惡。露其醜厲之狀。遂其縫繆之奸。寇虐播於下民。而王國因之以壞。故不徒曰隨而曰詭隨。隨者不說。不過。臧獲下賤。奔走承奉之態。詭者不隨。雖救熱操券。亦無適身之路。合此二字。真可謂曲盡小人情態矣。無縱者。明以辨之。斷以絕之。決不姑息也。謹說文云。慎也。與縱字對看。嚴粲云。人見詭隨者。無所傷拂。則目為善良。不知其容悅取寵。皆為自利之計。而非忠於所事。實非善良之士也。今我用事者。無縱此詭隨。

則可以謹防無良之人。式發語聲。過爾雅云止也。郭璞云今以  
送相止為過。寇說文云暴也。尚書注云羣行攻劫曰寇。虐說文  
云殘也。寇虐二字串說。謂送虐於民。荼毒如寇。孟子所謂民賊  
也。

麟按集傳。明叶護郎反。古義陽韻。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逯。無縱詭隨。以謹恤  
式。過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賦也。逯聚也。恤恤猶謹華也。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休  
美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為民述。養中國者民之所聚也。謹謹乃  
說隨者之態也。上有寵虐之臣。則下有憂苦之夫矣。無素爾勞  
者。蓋同列平時相與為國家慮者。固已有定說矣。曹氏曰。自  
二章而下。皆衍而成篇。以暢其意。不甚相遠也。安成劉氏曰。  
章內二休字異義。

說通。惛愒如爭事。爭功起業。造端皆是。小人得志。類然。當時非  
真有除奸之成勞。曰無素爾勞者。重其責。故往來其詞。以誘進  
之也。

麟按集傳。愒叶尼猶反。古義尤韻。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宗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  
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狀也。罔極為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罔極亦是詭隨者之證。以妄隨人，則為惡。豈有窮極也。無縱詭隨，式遏寇虐，是防禁小人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是親近賢者也。徒欲防禁小人，而不知親近有德，則無以增益其知識，開廣其心志矣。然欲近賢者，則須先謹其威儀，威儀不謹，則賢者將望望然去之矣。豈可得而親之乎。○華谷嚴氏曰：非修身則賢不可得而親，故必敬慎威儀，然後可以近有

德也。○壘山謝氏曰。若不教。惟嚴儀。則驕淫傲情。何所不為。侮  
老成。遠耆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東萊呂氏曰。此章言當遠  
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憫。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斃詭隨。以謹醜厲。  
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賦也。惕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  
而其所為甚廣大。不可不謹也。

嚴緝。惕字亦作憫。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者之辭。觀下篇可。

見以身言之則是小子以職言之則是王官故曰戎雖小子而  
式弘大言所為甚廣大欲其加謹之辭也併觀下篇第四章則  
所謂少年小子必王所寵任之人也

六帖正字皆言國之紀綱法度

說通戎雖小子而式和大以禁杆之擔校之使不得弛也  
麟按集傳敗叶蒲寐反大叶特計反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比中國國無有戾無縱說隨以禮維維  
式過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鍊

賦也維維小人之團結其君者也正反反行正也玉寶貴之意

言王欲以女為王而實愛之故或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也  
為王意以相戒也。

孔疏。總錄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  
惡則惡。

諫。諫。諫。小子而式弘大。憂其任負之重也。王欲玉女是用大  
諫。體其愛念之深也。皆所以為同列謀也。

大。全。慶。源。翰。氏。曰。正反。又。甚。於。正。敗。○。臨。川。王。氏。曰。正。敗。者。敗  
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若。正。反。則。無。正。也。

積。持。絲。字。字。柔。無。平。音。則。自。與。下。反。諫。叶。古。義。安。疏。案。韻。錄。反。

鍊。純韻是也。蓋各章本皆四句。我上言民當安。下言民之所。以安。無縱作轉為正耳。但六帖則此亦紹前四章作通章一。叶。民安五章章十句。

語類時舉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鋪敘如此。便自可見。故某以為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為戒。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馮猶不遠。靡盬管管。不實於衷。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賦也。板板反也。平。盡瘁病猶也。管管無所依也。豐誠也。○序  
以此為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  
深切耳。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而女之出言皆  
不合理。為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已妄行而無  
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世亂乃人所  
為。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疏義出話不然。恃其便佞者也。為猶不遠。蔽於近小者也。既以  
出話為猶並言。而又以猶之未遠申結之。蓋謀出於心。而復言  
出於口。二者相對而謀為主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愛民者天之常道耳。今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自下文以至末章皆大諫也。

通解無所依據就理說其心以為有聖人則恐其得罪於名教。或有所畏懼而不敢盡達乎理。今其心以為世亂無復有聖人則恐已要行而無所依據宜矣。然亦此人之自無忌憚耳。天下豈真無聖人哉。又不實之於誠信。炤注又字作歷數其實不必相承本章大意則謂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女當修己以回天意可也。今若此民將何所瘳邪。此無乃人亦有責不可盡咎於天也。故我用大諫於女庶可以回天意而安民耳。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難，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悻矣，民之莫矣。

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輯，和洽也。悻，莫定也。辭輯而悻，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

疏義難者，艱難而不易處之時。動者，馳驅而不得安之時。欣欣然，不悻也。沓沓然，不勉也。

大全朱子曰：天方艱難，則人當憂懼也。今乃欣欣然自以為適。

天○萬○歎○動○則○人○當○效○飭○也○今○乃○弛○緩○而○不○以○為○事○  
麟○按○辭○字○鄭○孔○以○下○皆○主○政○教○說○至○坦○叔○而○始○解○輯○悻○以○為○同○  
心○謀○國○議○論○和○協○大○全○亦○載○之○於○是○文○裕○文○定○皆○從○其○義○然○味○  
集○傳○無○此○意○也○且○詩○取○每○章○立○論○次○第○說○出○不○必○逐○句○各○有○紹○  
應○連○絡○六○帖○屢○言○之○何○必○此○處○獨○當○爾○邪○集○傳○難○叶○泥○涓○反○憲○  
叶○虛○言○反○一○韻○瀝○泄○一○韻○輯○叶○祖○合○反○悻○叶○弋○灼○反○與○洽○莫○亦○  
一○韻○也○六○帖○亦○欲○作○通○章○一○叶○則○疑○難○憲○俱○去○聲○讀○然○與○四○入○  
聲○概○叶○終○不○可○曉○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言○驚○我○言○雖○服○勿○以○為○笑○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為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為僚。即就也。芻蕘。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荀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况其僚友乎。

大全定字陳氏曰。觀及爾同僚之言。則為相戒甚明。

麟按集傳。笑。叶思逆反。古義蕭韻字彙云。易萃初爻。善號一握。為笑。淮南子。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叶同。徐鉉云。案孫恂唐韻引說文云。笑字。從竹從大。而不述其義。今

俗從犬。又案李陽冰刊定說文，從竹從夭。云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未知其審。洪武正韻注亦云從犬，誤也。

○天之方虐，無然詭詭。老夫灌灌，小子踴踴。匪我言耄，爾用憂詭。多將矯矯，不可救藥。

賦也。詭，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款款也。踴踴，驕貌。老而昏也。矯矯，熾盛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愛為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感，不可復救矣。

嚴緝。灌灌款款。疏曰。王誠款實。踰牆勝貌。李氏曰。說文。舉足高。是騎之意。

疏義上章諷之使聽其言。此章警懼之使不可不聽其言。

○天之方憊。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賦也。憊。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謔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殿。屎。呻。吟也。葵。揆也。蔑。猶滅也。資。與谷同。差。歎聲也。惠。順師衆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為也。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

散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餘事。我師者

也。釋文殿都練反。郭音姑。屎許伊反。郭因音惟反。

孔疏尸謂祭祀之時。以為神象。殿屎。申吟釋訓文。孫炎曰。人愁苦呻吟之聲也。

蘇傳或夸或訛。而威儀迷亂。

通解威儀迷亂。當就小人身上說。

說通大言夸人。必有講張凌厲之態。詭言訛人。必有遠條威地之狀。故曰威儀卒迷斯時也。小人之焰張。善人之氣結。即欲不



載尸。同不可傳也。

古義卒。鄭云。盡也。迷。說文云。載也。屈已卑身。求得於人。遂條成。施亦孔之醜。其終目所行之威儀。盡錯亂。回惑也。善人憂國之人。載之言則也。萬時華云。或束手旁觀。或屏跡閑處。皆載尸也。徐幹云。君子者。行不踰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狂道。不以難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枉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善人載尸。此之謂也。屎。當從說文作𦄨。云。呻也。本無屎字。又俗以糞為屎。莊子謂道在屎溺。是也。然古文屎本作𦄨。一字兩為。可見其謬。

麟按字彙殿屎之殿本作殿屎與茵同糞也則是亦有屎字也  
洪武正韻二紙則但云矢與屎同無屎字又殿屎魯詩世學本  
作墊伊子由云亦作念伊注又言二字是四句一截提掇處  
○天之牖民如燠如篔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賦也。牖開明也。猶言天啓其心也。燠唱而篔和璋判而圭合。取  
求攜得而無所費皆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  
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  
以道之邪。

鄭變易易也。

孔疏以韻當為改易之易故轉之為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言攜者以攜者處未故乘而反之。

嚴緝曹氏曰說文云在屋曰甸在牆曰牖甸音牕。傳曰取攜言必從也。疏曰物在地上手舉攜之。如往取物之必得如手攜物之必從。

疏義無所費三字訓攜無曰益一句。

輯錄通釋曰言求之即得而無費於己以益之也。

六帖賦於有生其理既備。牖民於既生之後則不過開其蔽。復

其明而已必不復益之也。

說通六七八章正告以回天之實事。六章即墮麓珪璋。擣取之不與而示以道民之方也。民辟不可更教之辟。則我不立辟而民之不辟可知也。此言外意。

古義取孔云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擣說文云提也。謂以手舉之。取擣只是一意。言如取物於他處而以手舉之也。

麟按此章亦四句。截孔疏妙可以意會。古義。麓圭擣齊韻。益易辟辟。陌韻。

○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無伴城壞無獨斯畏。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牆也。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為蔽也。大宗、強族也。翰、榦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孔疏藩者圍圃之籬垣者小墻之名。

大全安成劉氏曰屏樹所謂樹塞門也。

通解甲於他邦者為大邦。蕃於他宗者為大宗。大宗異姓之強。

族猶梓材所謂大家。孟子所謂巨室也。

說通七章言藩垣屏翰城之不可不樹而道之以修德也。五者雖亡國敗家未嘗無之。無德以為之主則不為我有。故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古義善人在位足以建威銷萌。天下望其氣勢自然有所畏懼。而不敢發。故曰維藩。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后非衆罔與守邦。故曰維垣。荀子云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麟按集傳翰叶胡田反。與藩垣一韻。宇城一韻。壞叶胡罪反。與

畏一類。六維字平。然亦可在。四司。裁懷德。以下另轉。五者有形。而德無形。曰維寧者。天下康寧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賦也。渝。變也。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且。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憐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者曰旦。及爾

游行無一物之不體也。

毛傳戲豫遠豫也。馳驅自恣也。

既○義○戲○豫○者○自○慢○之○心○馳○驅○者○自○恣○之○意○天○者○理○而○已○理○無○往○而○不○在○故○天○無○往○而○不○監○知○此○則○敬○天○之○意○常○存○而○易○亂○為○治○無○難○矣○此○一○詩○之○要○旨○也○

大全朱子曰才有些放肆則他便知所以曰日監在茲○通○解○此○詩○凡○說○天○處○便○及○民○說○民○便○及○天○則○此○章○所○謂○敬○天○亦○不○可○脫○安○民○意○

麟按集傳明叶謨郎反玉音往所如字且叶得錫反古義想豫



遇韻。偷。驅。虞。韻。明。王。陽。韻。旦。行。蔽。韻。

板八章章八句

大全華谷巖氏曰。二章至五章皆切責僚友之詞。六章至八章皆責僚友而因以戒王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烝。衆。

語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僻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僻也。蓋始為怨天<sup>上</sup>之辭。而卒自解之<sup>下</sup>。如此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

疏義一二據理而正言蕩蕩二字。本稱美之詞也。三四方怪之。而為怨之之辭。五六以下。又探其亂亡之故也。

增釋許氏曰。此章言人之多辟。非天命之本然。人自失其初爾。

以起後章之意。

語類時舉說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僻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托文王言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其知其非天之過。如女興是力。爾德不明。與天不誨。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章之意。先生領之。

六帖蒸氏四句。總是解上文。而天生二句。又是喚起下文。靡不二句。又解上句。正見命之匪堪也。章意只要說到末二句。以為

歸宿但上文來得十分委曲正如羊腸詰屈遂令覽者駭愕不知所由始尤於天而卒自解之本意不過如此他却做出許多蹊徑如此發端亦文之奇絕者也然其妙處只在天生二句多此一折便委婉圓轉意味無窮不然亦止是直頭布袋耳又可見文章機軸正不在多末四句兩層意緣他不肯一句說盡故推原上又著推原傳中兩蓋字正得其旨

麟按○丞○民○者○總○辭○亦○回○護○於○王○之○辭○也○集○傳○謔○或○叶○市○隆○反○以○就○終○終○或○叶○諸○溪○反○以○就○謔○古○義○主○就○終○繫○束○韻○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疆禦曾是楛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天降惇德，女興是力。

賦也。此諫為文王之言也。沿，嗟也。殷商紂也。彊梁，暴虐之臣也。格，克。飛斂，之身也。服事也。惇，慢。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歎殷紂者，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惇慢之德而害民，然非其自為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為之耳。

呂記力言任之之堅也。

嚴緝曾則也。論語曾是以為孝乎。

大全靈山謝氏曰：彊彊梁，樂如樂人於國門之外之樂。○華谷

蔣氏曰、二章以下、設為文王之詞、蓋陳厲王之失而託之商也、  
所謂借秦為諭耳、○慶源輔氏曰、此章以下、託為文王嘆紂之  
詞者、蓋厲王暴虐、詩人不敢直刺其惡故耳、且厲王之虐、大略  
似紂、以謂與亂同事、固不世也、○豐城朱氏曰、厲王之惡、貪暴  
而已、惟暴也、故所用皆彊禦之人、惟貪也、故所用皆掎克之人、  
曾是在位、謂以之而居公卿百執事之位也、曾是在服、謂以之  
而任公卿百執事之事也、彊禦也、掎克也、即所謂愾德也、而以  
為天降之者、世之有治有亂、雖本其人事之得失、亦關於氣化  
之盛衰、然則汝之興起此人而力為之也、果孰使之然哉、亦不

得而歸於天矣。

說通託言紂者厲王之惡略與紂同亦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曾是怪託之詞。歸去曾是彊禦。曾是格克而使在位在服乎。曾是在位。曾是在服。而用彊禦格克乎。

古義每章俱用文王二句起不用韻亦變體。陳際泰云板刺厲王也其似刺同列託也。惟民勞亦然。至蕩而亂益深矣。其每章以文王發端亦託也。託同列指言時事也。託文王乃不指言時事託同列可盡言也。託文王尤可盡言也。文王尊蓋所刺譏又在勝國。夫在勝國於是益展其言故曰亂益深也。

麟按集傳服叶蒲北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強禦多愆、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賦也、而亦女也、義、善、愆、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作、  
請為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  
人、使用流言以應對、則是為寇、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  
謗之無極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已、而恐禍之及也、故  
詭謀譎計、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於上、而惑亂其聰明、以



自檢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覩信之。則是為寇盜攘竊之人。而反使之居內矣。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正謂此也。

通解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真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亦此之謂。

說通顧東江云。凡小人倡為害民之事。必有一段邪說辨傳以濟其奸。如商鞅。王安石是也。人主不察而信之。明是引寇攘而使居於內矣。是以怨言並興。靡有屆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怠然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賦也、怠、然、氣健貌、斂、怨、以為德、多為可惡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背後側傍陪貳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

孔疏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也、左傳曰、物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諸侯以上卿為貳、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冢宰雖亦貳王治事、當從卿士之列也、

○解按後四句、故有兩解、一解由無人、故不明、是責在輔弼也、孔

疏呂記嚴緝大全竝同。一解由不明故無人。是責在舉錯也。疏義通解講意記通詩。乃古義並同。然大約呂嚴與大全本注疏通解以下本疏義也。亦不辨誰為一定之說。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懲爾止。靡明靡悔。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賦也。酒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酒以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疏義不義與上章義類相反。即小人也。酒於酒則昏於德。不知其為惡類而任之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既怒爾止。則所謂威儀幡幡威儀必必也。靡明靡晦。則無間於明晦也。式號式呼。則所謂載殫載奴也。人當晝日有所作為。今俾晝作夜。則渾不視事也。○華谷嚴氏曰。非天使之。是汝自為惡也。爾之容止。既自取愆過。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譁呼。使晝作夜。荒亂甚矣。

古義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豈使爾漫不事事。乃偕其臣而酒於酒乎。從隋式用也。爾於不義之人。隨其所行。用其所言。因遂以飲酒為樂事。而君臣交酒耳。小人盡惑其君。如聲色狗馬之類。固自多端。而飲酒亦其一。彼乘醉飽之昏。將有所為也。明言曰。

晦言夜書其窮日夜以為樂也。按禮記云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日不廢夕。今王異是與。式發格聲與篇中諸式字不同。乎當作序。說文云孝序也。蓋大叫之聲。至於號呼則酒酣極矣。漢書成帝乘輿慳坐。張畫屏風。畫紉醉。器姐已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而問班伯曰。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誦。大維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地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謙言。按微子篇云。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酒誥篇云。在今後嗣。王酣身用燕喪。威儀皆紉酒酒之證。

麟按疏義說則曰酒酒喪德而任用不義上章理亦仍主後解耳然說通云惟不義之小人是從是用見君臣相與導飲也與此古義正同蓋天不酒爾以下六句大都酣酒一套意不必又聒上章突重不義一句耳靡明靡晦伴畫作夜亦是一套話反覆言之集傳式叶式吏反悔叶呼消反夜叶羊茹反一韻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嫫如蠙如佛如柔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與于中國覃及鬼方

賦也嫫蠙皆蠲也如蠙如佛美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於喪士矣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與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

言自近及遠無不怒也。

鄭箋如沸如羹云如湯之沸羹之方熟。

孔疏沸無食名故知惟是沸湯羹熟則停故知其欲熟鬼方遠方未知何方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愬也。以高宗之賅用師三年愬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

嚴緝無小無大皆近喪亡矣而汝等人尚由而行之不改過乎。故內政怨怒於中國迨及鬼方遠夷亦怒之也。

麟按如蜩蟬不靜也如沸羹不寧也俱形容亂世之象故曰皆亂意小大似依陸羽明指小國大國言為與下中國語為一套。

且注中小者大者兩者字明有所指矣。人字則為暗斥王與用事之人。不待言要亦鄙之之辭也。集傳美叶盧當反。行叶戶郎反。古義陽韻。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禍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猶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麟按集傳時叶上止反。舊叶巨已反。晉詩世學音几。一韻人刑。



傾又一類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賦也顛沛仆拔也揭本根蹶起之貌撥猶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爾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在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殷鑒在夏蓋為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孔疏古之賢哲之人亦有遺言云樹木將欲顛仆傾拔之時其

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折傷之害。而根本之實先斷絕。但根本既絕。枝葉亦從而絕。○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僮之義。故以顛為仆。謂樹倒也。沛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為拔。謂樹拔也。揭者。厥倒之意。為見根貌。此顛沛之揭。正謂樹將倒拔。而已見其根。但倒不至地。根猶未盡。故枝葉未有折傷。本實先絕。枝葉乃與根相隨俱拔。

疏義注根本之實。指國家天命言。蘇氏注亦以天為根本之實。說通枝葉未有害。謂四夷未侵。諸侯未叛也。本實先撥。即任小人等事也。末二句猶有望之之意焉。○厲王之惡有四。任小人

廢典刑。涵酒。魚。然。而其本皆衆。任任小人。故各章屢致意也。  
麟按羽明又言本實朱撥指國家大命言而打動人主却在枝  
葉未有害上蓋昏主所以恣睢無忌只為見外標為可恃耳不  
知其穢德已為天所棄久矣安有本撥而終不顛沛者乎要此  
諸說種種亦總是一意集傳揭叶紀揭去例二反撥叶方吹筆  
烈二反世叶始制私列二反

蕩八章章八句